



陈阿重在吃饭。

藏了52年的日记  
他把怀念与进  
老伴去世后  
守护病妻感动全网  
82岁老人105天往返甬舟

# 所爱 一生

## 爱与善意的回响 一座城市

段艰难的守望，多了不少温暖与光亮。平凡人的深情，遇上陌生人的善意，让这好人！

现在只能通过你说声谢谢，祝福所有的下。如果我年轻10岁，一定会做一名志愿陈阿重把这些帮助，一笔一画认真地记一点小心意。

来的食物、衣物与日用品，记者也悄悄留下了陈阿重家中，桌边柜角堆着一些陌生人送安顿……

陈阿重家，桌边柜角堆着一些陌生人送安顿……

陈阿重家，桌边柜角堆着一些陌生人送安顿……

陈阿重家，桌边柜角堆着一些陌生人送安顿……

看“动起来”的报纸



思念的相框。

### 一本珍藏了52年的日记

“今天是爱情的种子冲破土地的日子，也是真正爱情生活的开始。我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异性朋友，就是未来的妻子，这是多么值得回味的日子呵。”

——摘自陈阿重日记《初会》，1974年3月4日

陈阿重的抽屉里，藏着一本破旧泛黄的工作笔记，那是他珍藏了52年的私人日记。

字里行间，是他对薛清娥未曾说出口的深情。

1974年3月4日，陈阿重写下第一篇日记《初会》。

那一天，是陈阿重和薛清娥第一次见面的日子。时年，从上海回乡的陈阿重30岁，薛清娥26岁。

经人介绍，两人见了面。薛清娥个子高挑，粗辫子上扎着红头绳，朴素又腼腆。

“缘分啊！”陈阿重感叹。之前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都没对上眼。而薛清娥，却让他一见倾心。

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，相爱了。

1974年10月3日，陈阿重又写下一篇日记《佳日》：“最令人难忘、陶醉、幸福、快乐的日子终于来临了。我们将互敬互爱、体贴关怀，用勤劳的双手，共同建设美满、幸福的小家庭。”这个承诺，陈阿重守了52年。

陈阿重与薛清娥的日子，和金塘岛上寻常农家夫妻并无二致——柴米油盐里有过吵吵闹闹，更多的，是相濡以沫的陪伴。陈阿重牙齿不好，吃饭时，薛清娥总是先鱼刺剔干净，把鱼肉留给他；吃肉时，她总先把肉皮剥下来自己嚼，把软的留给他。

“我是到了80岁，老伴生病以后，才开始学做饭的。”一句话，道尽了薛清娥对陈阿重一辈子的照料。

年轻时，陈阿重于田间劳作。嫌他碗洗不净、地扫不周，一日三餐，缝补浆洗……薛清娥揽下了所有家务。

薛清娥能吃苦，丈夫挑160斤的水，她也跟着挑160斤；有一回，她独自上山挑回两担柴，走走停停，直到晚上八点才踏进家门。

四十多年前，陈阿重的父亲患病在床，大小便失禁。薛清娥那时才三十多岁，她侍公如亲生父亲，不嫌脏、不嫌累，细心地为老人擦洗身子、更换衣物。这份厚道与孝顺，陈阿重记在心里。

在上海的母亲生病了，陈阿重购买较贵的茶食孝敬母亲。那时日子紧巴，家里经济困难。怕妻子为难，他悄悄攒起私房钱，夹在书里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向妻子坦白这件事。

“少的时候五十元，多的时候有一百元”。薛清娥早就发现了，“孝敬大人我赞成，错就错在你不该瞒我。”此后，陈阿重再也没有藏过私房钱。

那些细碎的、温暖的往事，一点点，都刻在他的记忆中。

老伴薛清娥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前夕。

82岁的陈阿重骑着一辆旧自行车，经过一条窄巷，把记者带到了他的老屋。

3月13日，陈阿重眼中“世上顶好顶好的老太婆”，在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离世。

陈阿重凌晨4点半起床，5点半出门，从舟山市金塘镇坐公交车，再转客运汽车，辗转到达李惠利医院。

从2025年11月29日到2026年3月13日，105天风雨无阻，每天只为陪伴76岁的老伴短短半小时。

薛清娥的遗像静静摆在桌前，眉眼温和。

一日三餐，陈阿重都会习惯性地望过去，轻声唤一句：“老太婆，吃饭嘞。”夜里躺下前，也对着空气喃喃自语：“老太婆，睡觉了啊。”

天气好不好，烤麸晒过了，谁送了东西来……

桩桩件件，事无巨细，他都一一向“她”汇报，好像老伴从未离去。

记者 沈莉萍/文  
沈之馨/摄

### 一件破了洞的旧毛衣

“我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到来了。我和清娥成了一对正式合法的夫妻。人生的变化多么巨大，难忘的74年，难忘的9月20日。这些闪烁着生命火花、青春活力的光辉日子，将在漫长的一生中成为永远甜蜜的回忆。”

——摘自陈阿重日记《登记》，1974年9月20日

房间里，一件青蓝花格的旧毛衣，放在陈阿重的枕头旁。

那是薛清娥生前最爱穿的衣服，穿了十几年，领口早已脱线破了大洞。料理后事时，亲戚想一并烧掉。

陈阿重急忙拦下：“等下，等下！”把它抢救了回来。

毛衣软乎乎的，裹着一丝熟悉又安心的气息。夜里睡觉，他把毛衣塞在肩头挡风。摸到它，就像老伴还睡在身边。

“结婚五十多年，除了住院那段时间，我们从没分开过。”陈阿重说。

平时薛清娥唠叨的时候，陈阿重总是笑眯眯地不说话。

儿子陈先生最了解父母：“我母亲唠叨了一辈子，父亲却享受了一辈子，他总是带着笑容一言不发。这种感觉，很纯粹……”

薛清娥读过3年书，而陈阿重读过10年。电视上字幕滚得太快，陈阿重就一句一句讲给她听，陪着她看完。

平静的日子被突然打破——2024年10月，薛清娥突发脑梗。2025年11月，长期插鼻胃管导致营养不良，薛清娥又突发肺部感染，病情恶化变成重症肺炎。从李惠利医院消化内科被紧急送入ICU救治。

每天需要用掉数千元医疗费，薛清娥几次想放弃治疗。

陈阿重和儿子坚决不肯：“钱可以再挣，病一定要看。”为了治病，本不宽裕的家庭卖掉了房子。

从舟山市金塘镇到宁波李惠利医院，隔着一片海、一座桥。

金塘往返宁波汽车北站的大巴，一天仅有3个班次。而医院ICU的常规探视时间，固定在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。

为这短短半小时的相聚，陈阿重每天早4:30起床做饭，5:30就从家里出发赶公交，在金塘汽车客运站乘坐城际大巴前往宁波汽车北站，再乘公交去医院。6:50，他就出现在了医院门口，耐心等待开放探视时间的到来。

有一回遇上大雨，陈阿重没带伞，浑身被淋得湿透。他脱下湿衣服拧一拧再穿上，又准时守在了病房外。

105天，陈阿重天天去看老伴。邻居周阿姨见他奔波辛苦，劝他不用每天去，隔天去也可以，但陈阿重总说“见一面少一面”。

“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我，也支撑着老太婆。”

每次，陈阿重手轻轻地走到病床边，手指头搭上薛清娥的手，老伴就睁开了眼睛。

薛清娥说不出话，他拿纸笔写给她：哪里痛？哪里痒？

老太婆费力写出的字，歪歪扭扭，像天书一样。

他一字一句，慢慢猜、慢慢懂，帮她读、帮她挠。

在病床前，陈阿重总是絮絮叨叨，对薛清娥说不够。

“老太婆，别想着省钱，就算让我去讨饭也愿意。”

“家里事情都安排好了。你快点好起来，早点出院，开开心心回家过年。”

陈阿重什么都说给老伴听，唯独没有告诉的——他自己也得了前列腺癌，靠药物维持着现状。

半小时的探视时间结束，他坐在医院走廊里，吃几口自带的饭菜，一直要到下午3:00，才踏上返程大巴。

### 一首自创的情歌

“我今后一定将全部的温暖倾注，融化在清娥身上，我要百般地爱她，无限地爱她，她是一个多么善良、温和、贤惠、能干并能体贴丈夫的好妻子呵！我太幸福了，有了她，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？”

——摘自陈阿重日记《佳日》，1974年10月3日

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，你耕田来我织布，我挑水来你浇园，寒窗苦读能避风雨，夫妻恩爱苦也甜，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，夫妻双双把家还……”

《天仙配》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志超读信》……陈阿重是金塘镇上小有名气的文艺人，越剧、沪剧、评弹……样样都拿手。

薛清娥最爱听陈阿重唱歌。他唱什么，她就听什么。

2025年12月22日是薛清娥的生日。陈阿重从家里带来了一束塑料花，在李惠利医院ICU的病床前，唱起了生日歌。

然而，陈阿重拼尽全力，还是没能留住相伴一辈子的老伴。

“那天早上，她状态还挺好的。”他万万没想到，刚回到家，医院的电话就来了——“老伴不行了”。他和儿子又马上赶去医院。

他这辈子最痛的，是没能给她送终。

唯一稍感安慰的是，那天多陪了她一个小时。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

陈阿重握着老伴渐渐冰冷的手，俯下身，把她的头贴在自己脸上。泪水顺着深深的皱纹滚落。

“老太婆，你跟我吃了一辈子苦，一天福也没享过。”

“今生今世，就这么结束了！”

陈阿重的日记，从1974年记到1986年。后来便没有更新。

直到2026年3月13日，他又记下了一篇日记《贤妻弃我去》：“此恨绵绵何时尽？谁能解我相思苦，唯有问苍天。问！问！问！”

薛清娥去世后，陈阿重对老伴的遗像唱歌，都是她这辈子最爱听的调子。那首自创的情歌，叫《怀念》：

月亮和我一样  
阿妹哟，你在什么地方  
梦里看到你向我走来  
醒来时，不见你在我身旁  
你在池塘前梳妆  
我在池塘前对你张望  
我在河边打水  
你的笑容又在水上飘荡  
河边流走了伤心的眼泪  
池塘前留下了伤心的模样  
月亮和从前一样  
阿妹哟，你在什么地方  
月亮和从前一样  
阿妹哟，你在什么地方  
一件旧物，就是一段日子  
老伴走后，陈阿重一直在收拾遗物。

东西越理越乱，越理越多，却一件也不会丢。

“这里是在整理遗物，他是在一点点，跟这辈子最亲的人，好好告别。”

一张合影里，40多岁的陈阿重和薛清娥并肩笑着。陈阿重对着照片说了声：“人生如梦！”

还有一张合影，是ICU里最后相守的时光，医院的医护人员拍了送给他的。

陈阿重捧着老伴的遗像，小心翼翼地对记者说：“你们能不能帮我和老伴再拍一张合影？”

拍完后，记者让他在相机里挑照片。他的眼里泛起了柔光，指着其中一张说：“这张我最喜欢了，麻烦你们寄给我哦。”



陈阿重在客厅坐位上。



写下思念的遗书。

陈阿重。

整理日记。

### 记者手记

## 爱是余生未竟的歌

这场采访，陈阿重老伯和我们聊了很久。离开那条窄巷时，回头望去，老人还在门口久久伫立、目送、挥手。

我的眼眶湿润了，是为这朴素、坚韧、漫长的爱。

82岁的陈阿重，每日清晨4:30起身，从舟山金塘镇辗转赴宁波李惠利医院，整整105天，风雨无阻、从未间断。

“人是要有良心的！”他忘了自己也是身患癌症、需靠药物支撑的老人，只记得每天都要来看看“顶好顶好的老太婆”。

“她照顾了我50年多，我才报答了她2%，要下辈子才能还了！”

在陈阿重老伯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：它是柴米油盐平凡生活里的相守和陪伴。

她为他，剔净鱼刺，包揽家务；她为他，写下跨越52年光阴的爱恋日记，唱遍爱听的戏曲，没有浪漫桥段，没有惊天壮举，有的是“你唠叨、我含泪不语”的默契，有的是半世相濡以沫的细碎温情。

老伴离世之后，他对着遗像说话，枕着旧毛衣入睡，自编情歌诉思念。原来，最好的爱情，是把对方刻进生命里，是离别后依然活在有你的回忆里，是爱到生命尽头，仍觉时光太短、亏欠太多。

何为感情？何为夫妻？何为婚姻？这一系列似乎具象化了。

少年夫妻老来伴。爱，不是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，而是白发苍苍时依然紧握的手，是余生未竟的歌。

这场跨越舟舟的守望，不仅是一对老人的爱情，更是时代里最珍贵的初心。在快节奏、多诱惑的当下，陈阿重用52年的深情告诉我们：爱是责任，是坚守，是包容，是病痛中的不离不弃，是暮老后的相依为命，是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千年承诺。

无数个清晨的粥饭，无数个夜晚的相伴，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人，在漫长岁月里，把平凡日子过成最长情的告白。

2025年11月底	住院	2026年1月12日	报道	2026年1月	守望	2026年1月23日	共鸣	2026年3月13日	离世
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

77岁的薛阿娘被紧急送入李惠利医院ICU救治。家住舟山金塘的陈老伯每日探视，日复一日，105天从未间断。

1月12日，宁波晚报视频号、甬派客户端首发陈老伯跨海探妻的报道。一场跨越舟舟的爱心接力，就此开启。

得知陈老伯的难处，医院单独为他调整了探视时间，汽运公司为他开通免费绿色通道，还有人捐款送物写信鼓励。

1月23日，陈老伯的故事登上《人民日报》，这份跨越舟舟的深情与善意，传递全国，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。

3月13日，薛阿娘离世。陈老伯落泪说：“世界上顶好顶好的老太婆走了。”